

《姑嫂塔下》

杨新辉

第十一章 五缘相连 木牌归宗

岁月流转，海禁渐弛，台海之间虽未真正三通，可那股割不断的亲缘，早已在波涛之下，悄悄连起了血脉。

地缘相近、血缘相亲、文缘相承、商缘相连、法缘相循，五条无形的线，紧紧系住两岸华夏儿女的心。

台江岸边，阿海的儿孙代代相传，祖父临终的嘱托，早已刻进了邱家子孙的骨血里。

邱阿海的长孙邱望东，自幼听着闽南渔歌长大，跟着父辈学做泉州小吃，认得姑嫂塔的模样，背得出宝盖山的传说，更将那半块双鱼木牌，视作家族最神圣的信物。

这一年，两岸民间往来初开，虽不能直航，却可经香港辗转回乡。

邱望东毅然背起行囊，换上一身干净的布衣，将祖父珍藏一生的双鱼木牌贴

身收好，踏上了归乡之路。

渡海、转港、经香港、入厦门、再回泉州石狮。

一路舟车劳顿，他却一刻不敢停歇。

他知道，这不是远行，是回家。

是替祖父邱阿海，走完那趟迟了整整一生的归途。

与此同时，泉州石狮宝盖山下，邱念海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。

得知石井郑氏宗亲将组团赴台，祭拜国姓爷，感念当年复台之恩，念海当即决定，随宗亲一同渡海。

他要去台湾。去看看父亲阿海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，去国姓庙前，替母亲、姑姑上一炷香，去替整个邱家，寻回那段失散百年的血脉。

没有官方通行，便随民间船队；不能直航，便辗转绕行。一岸是子孙归祖，一岸是亲人寻根，两条航线，

一个方向，一颗同心。

数日之后，邱望东终于踏上了石狮的土地。双脚踩在熟悉的滩涂上，闻着海风里的鱼丸香，望着那座矗立千年的姑嫂塔，这个在台湾长大的汉子，瞬间泪流满面。

这就是祖父日日遥望的故土。这就是祖母与姑祖母守望一生的地方。他一步一步，踏上那级级石阶，像祖母当年一样，缓慢而虔诚。

塔下，两座相依的坟茔，静静卧着，草木青青，岁月安然。

“阿嬷，姑嬷，我是阿海的孙儿，我带祖父的心愿回家了。”他从怀中取出那半块双鱼木牌，又从念海家人手中，接过阿珠珍藏一生的另一半。

两块木牌，隔海漂泊近百年，纹理相契，边缘相合，在阳光下，稳稳合为一体。

双鱼相合，骨肉团圆。

一段离散百年的情缘，终在这一刻，圆满归宗。

数日后，台海另一边。邱念海随南安石井郑氏宗亲，踏上了台湾的土地。一行人直奔台江岸边的国姓庙，香烟袅袅，钟鼓悠悠。

庙中老者听闻他们来自郑成功的故里——泉州南安石井，来自姑嫂塔下，无不热泪盈眶。邱念海颤巍巍走到庙中，对着国姓爷神像深深叩首。

一拜复台之恩；
二拜血脉相连；
三拜两岸同心。

他又走到祖父邱阿海当年守庙的蒲团前，轻轻抚摸，仿佛还能触摸到老人残留的温度。“爹，娘和姑姑在家等了你一辈子，今天，孩儿来看你了。”

风声穿过庙檐，像一声悠长的叹息，又像一声跨越百年的应答。这一年，没有盛大仪式，没有官方宣告，

只有两家人，用最朴素、最坚定的行动，完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团圆。

邱望东留在石狮，重修祖屋，承继小吃手艺，让姑嫂塔下的烟火，继续传承；

邱念海从台湾带回祖父的故事，讲给儿孙听，让两岸血脉，代代不忘。

双鱼木牌合二为一，供奉在塔下；

两岸亲人手牵着手，相聚在人间；

五缘情深，根在华夏，魂系中华。

姑嫂塔静静矗立，国姓庙香烟永续。

那段守望、那段苦难、那段牵挂、那段团圆，

终于化作一句刻在骨血里的誓言：

山海可隔，血脉不断；

两岸同心，华夏一家。

塔无言，情永恒，

根，永远在泉州，在大陆，在每一个华夏儿女心中。

第十二章 石狮故宅 烟火寻常

岁月翻过数百年沧桑，清王朝兴衰起落，世事几番更迭。海峡潮起潮落，从未隔断闽地

烟火。时光行至民国二十九年，公元一九四零年，闽南泉州石狮，街巷依旧，海风如常。姑嫂塔静静矗立在宝盖山巅，看尽人间烟火，也看尽乱世流离。

邱家一脉，在故土繁衍生息，代代相传。早已从当年渔村小户，变成石狮城里守着本分、记着根脉的寻常人家。祖辈故事如海风穿巷，口耳相授；双鱼木牌与姑嫂化石的传说，亦早已刻进邱家子孙骨血，成了立身传家的本分与念想。

这一代守家的男丁，名叫邱文钦，正是当年阿海与闽南妻子所留遗腹子的后世人。他年近三十，面容忠厚，身材结实，承袭了邱家人勤恳、老实、重情重义的脾性。时局动荡，战火四起，中原大地烽烟弥漫，远在东南沿海的石狮，虽暂得喘息，却也笼罩在乱世阴云之下，生计愈发艰难。

文钦无田无铺，只凭着一身力气与诚信，在石狮街巷里做小商贩。挑担卖些海产干货、糖果零碎，偶尔也帮人搬运货物、打短工、修船补网，什么苦活都肯做，什么累活都能扛。每日天不亮便起身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，踏着暮色归家，赚得微薄糊口钱，过着清贫安稳日。

妻子秀莲，是邻村女子，温柔贤惠，勤俭持家，手脚麻利，性子和顺。她嫁入

邱家多年，深知邱家祖训与家传故事，侍奉长辈，照料儿女，将狭小老屋打理得干净整齐、温暖如春。

粗茶淡饭，缝补浆洗，从无怨言；与文钦相敬如宾，风雨相守。

两人育有一双儿女，日子虽清苦，却满含天伦之乐。

儿子邱守塔，年方八岁，性子活泼，胆子极大，爱跑爱跳。每日最喜奔至海边，望着姑嫂塔的方向玩耍，听长辈讲古。名字中的“塔”字，乃是祖辈特意定下，用以铭记姑嫂塔的守望之情，不忘闽台根脉。

女儿邱念台，年仅六岁，安静乖巧，眉眼清秀，懂事体贴。名字里的“念台”二字，更是邱家世代藏在心底的牵挂——念台湾亲人，念海峡对岸，念血脉相连，念木牌重逢。

一间低矮石砌老屋，坐落在石狮老街深处，门前老榕树枝繁叶茂，遮风挡雨。屋内陈设简陋，一张旧木桌，几条长凳，一张木板床；墙角堆着杂物，灶间飘着淡饭清香。厅堂正面的香案，是全屋最郑重的所在。

香案之上，并无贵重供品，唯有一枚被世代摩挲得温润透亮的半块双鱼木牌。

这便是当年姑嫂二人手中代代相传的信物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几经战乱流离，始终未曾遗失。木牌纹路依旧，鱼形清晰，以红布包裹，香火不断，是邱家最珍贵的传家之宝。

每逢黄昏，夕阳洒进老

屋，炊烟袅袅升起，便是一家最温暖的时刻。

文钦挑担归家，放下疲惫，洗净尘土。秀莲端上清汤淡饭——简单的番薯粥、咸鱼干、咸菜，却是人间至味。一双儿女围在膝边，叽叽喳喳，问东问西，最爱的，便是听父亲讲祖辈的往事。

守塔最是好奇，总托着腮帮，仰起小脸：“阿爸，阿爸，再讲一次姑嫂塔的故事好不好？”

念台也轻轻拉着父亲衣角，细声细气：“阿爸，我们家的另一半木牌，真的在台湾吗？”

文钦总会放下碗筷，轻轻抚摸香案上的双鱼木牌，声音温和而郑重，将那段跨越海峡的往事，一遍遍讲给儿女听。

他讲先祖阿海，当年为求生计渡海赴台，遭遇风浪，船毁人存，流落台江，垦荒立业；

他讲姑嫂化石，先祖姑嫂二人，日日登塔，夜夜守望，终身未等亲人归，最终化作山石，与塔相守；

他讲郑师渡海，闽南子弟随国姓爷东征复台，乡勇随行，粮草相接，写下闽台一家的忠义篇章；

他讲双鱼木牌，一分为二，一半留闽南，一半在台湾，隔海相望，血脉相连，几百年未曾相见；

他讲邱家根脉，一支在石狮守祖，一支在台湾开枝，同宗同源，同文同俗，同根同心。

“你们要记住，”文钦望着儿女，语气沉淀，“我们邱家的人，无论世道多乱、日

子多苦，都不能忘本，不能忘根，不能忘海峡对岸还有我们的亲人。姑嫂塔守的是情义，双鱼木牌记的是血脉，闽台两地，自古一家，永远不能分开。”

守塔似懂非懂，却牢牢记住了姑嫂塔、双鱼木牌、台湾、亲人这些字眼。他常常跑到宝盖山下，望着高耸的石塔发呆，想象着几百年前姑嫂守望的模样，想象着海峡对岸从未见过的亲人。

念台心思细腻，每每听到动情处，便眼眶微红，轻轻抚摸那半块木牌，小声道：“等太平了，我们要把另一半木牌找回来，让双鱼合在一起。”

秀莲站在灶边，听着丈夫讲述家传往事，看着儿女纯真模样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她嫁入邱家之日，便知晓这半块木牌的分量，知晓这段跨越数百年的守望与牵挂。乱世之中，人命如草芥，安稳已是奢望，可邱家依旧守着祖训，守着情义，守着一缕不灭的乡愁。

白日里，文钦在外奔波谋生，街巷之间，常能听到乡人议论战事。日军铁蹄踏碎山河，沿海局势日渐紧张，商船停运，航道封锁，物价飞涨，谋生愈发艰难。曾经往来两岸的船只早已不见踪迹，海峡如同天堑，硬生生隔断两岸音讯。别说寻亲团聚，就连一封书信、一句平安，都难如登天。

台湾的亲人，早已断了音讯数十年。

自清季海禁，到民国战乱，再到如今烽烟四起，海

峡波涛汹涌，阻隔重重。祖辈留下的，只有一段传说、一枚半牌、一个名字、一份念想。台湾的林家人是何模样，是生是死，是贫是富，是否还记得祖地石狮，是否还珍藏着另一半双鱼木牌，一切都湮没在烽火云烟里，无人知晓。

文钦每每路过渡口，望着空空荡荡的海面，心中便泛起无尽酸楚。

祖辈阿海与姑嫂，隔海守望，一生未见；数百年后，轮到他们这一代，依旧是海峡相隔，故园难归，亲人难寻。

一湾浅浅海峡，在太平年月是通途，在乱世岁月，却是最深的阻隔。隔的是归帆，是音讯，是归途，是团圆。隔不断的，是血脉，是乡愁，是祖训，是代代相传的期盼。

暮色渐浓，夕阳沉入海面，余晖将姑嫂塔的影子拉得很长。老屋灯火亮起，微弱却温暖。

秀莲做好晚饭，守塔与念台依偎在父亲身边，静静听着祖辈故事。

香案上，半块双鱼木牌静静安放，在灯火下泛着温润微光。窗外，海风轻轻吹过，带着数百年不变的咸腥气息，仿佛是海峡对岸亲人无声的呼唤。

烟火寻常，岁月清苦，乱世飘摇，故园安稳。邱家儿女在平淡日子里长大，在祖辈传说中扎根，双鱼木牌藏着千年牵挂，姑嫂塔见证万里守望，一湾海峡分两岸，半世乡愁，只盼太平，只盼归期，只盼团圆。

第一卷 烽火隔岸·故园难归

卷首语 一湾海峡分两岸，半世乡愁半世盼。